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晝然嘗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字如此碑中用剜䥫鏃撇撇捩筴跳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 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綱王南州别駕恭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胄為嗣曹王後備自

南還詔停眉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眉眉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阜嗣是為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秘書（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自字）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

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

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謂為兵所

刳剔也刳空胡切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驗物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即令云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

鎖擴門掊音剖擴若莫切擴一作擴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阜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阜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戕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

晁反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辛與及也易係辭其孰能與於此 與音預

仍從秘書兼州别駕部告無事 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令按成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令兩奏功而得處州别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别駕以寵之尔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温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

遷真于衡 真或作鎮 法成令修治出張施 或作弛 聲生勢長 上聲 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 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噎烏結切媢音墨冒寐三音 誣以過犯御史助之 助或作劾 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

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歷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皋于衡以直前譲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或理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攷　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

今从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齊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戍或作戍歛兵剚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皐為湖南觀察使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狐史作首鼠或作疑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敕教切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愕或作迕方云集韻愕迕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遻隷作遻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眙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盡降其軍太妃薨王

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責或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臯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臯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侍字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臯為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　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當从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

著直畧切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贏越之法

搏新書作團方作搏贏或作贏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贏非是贏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　今按搏徒官切團也楚詞云團果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令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竱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說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　今參考姚令威集註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註云勾卒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勾卒知其為越法也

曹誅五畀

五或作伍畀或作界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伍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

誅五畀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其伍樊澤之云畀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下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畀然集韻所無新書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圖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文也

艦步二萬人艦禦敵船釋名上下重板曰艦音檻**以與賊還**吾故切遇也義見二十二卷祭張員外文

嘬鋒蔡山踣之嘬謂一舉盡臠禮記無嘬炙踣僵也時希烈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聞以羸師保栅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之嘬楚快切踣蒲墨切

剗斷之黃梅皋既拔蔡山閒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將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露黃梅蘄州縣名剗烏丸切

大鞣長平鞣說文云耎也長平地名鞣如又切一音柔**鏺廣濟**說文鏺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蘄

州縣名鏺普活切

掀蘄春掀舉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音軒

撇蘄水撇擊也選撇波而濟水蘄水亦蘄州縣名撇普滅切或誤作撇

掇黃岡黃岡縣名屬黃州

筴漢陽廣韻筴箸也鋏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

行跐汊川跐蹋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汊川縣名屬沔州今漢陽地汊水岐流也跐音紫汊測駕切汊川一作汶水非是

還大膊蘄水界中武無中字左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註膊磔也音博又音粕

拔安三縣拔其州蘄偽刺史拔或作詠或作秣馬本作詠左傳云又拔其邑安三縣安州三縣也其州安州也興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慎王愕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為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

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

誤標匹逸切

谿隨光化 谿大食也說文云歠也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谿他合切

掊其州 掊或作掊廣成頌散毛族掊羽皋李賢曰掊古酤切字从手即古攬字

十抽一推 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椎也避高宗諱而改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瞽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魋結字註讀為椎髻故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椎而取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 屬或作屬令按屬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

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 五州謂蘄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傳止書

[具取蘄安黄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汉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民下或有之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户部再換節臨荆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皋為荆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土非是咋仄草切聲大也]王始政於温終政於

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从杭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　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外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宄或作冗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彙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彙伊慎王鍔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彙掌幕府故不言將令從之偕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功偕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　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甍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卒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門員外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遷字）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師以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令余亦受命有事于蔡（受或作授）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四州謂沔蘄安黃）庶其有集先王甍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皐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

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之字皆非是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第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早卒二貶死泰與愔亦皆遷降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從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從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誣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國公皆為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肩為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

遂詔傳肩而封備僻甃復封肩所謂子父易封也肩甃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蔫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儷廣韻云齦齧也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齊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雖可為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蹶居衛切詩良士蹶蹶下陛字方作陛云陛陛猶陛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陛陛則韻協故且从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為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欒為節度使守邉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戸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有

條序居卑尊間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録事參軍二男勘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曹成左清道率府録事參軍戡强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主或作女非是施於其家難甚吏治難治或作

甚難非是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盛以國封言之非也啟封備服以疇時勲時或作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奊通俗文云奊多節目謂之奊奊方言作謨詐賈誼傳奊詐亡節　今按取

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尽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上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踏門告曰踏或

作蹈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弘農湖縣有閿鄉汝南西平有閿亭前漢以湖

閿鄉邪里聚為庾閿注云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丹　閿音聞

中書舍人王涯

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

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

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

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

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　今按侯高事見李翺文集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

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

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痒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

二女男三歲夭死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

禺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秪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袪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

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遂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或有戚字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

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顔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教字或作穀或作敎兆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二字方云此碑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暢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燧之子彙暢彙子敖數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敖邪或敖字當刪　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兆本刪敖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敖為是而其下

或有承考二字者乃言敎能繼北平承少傳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而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从泉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

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畏我侍側此句未詳畏我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畏當作慰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

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夫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歸今按下文有合葬字作夫先為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銘壼奧是収（壼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壼）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冲八世孫）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並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説汪洋奥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千忽切星官歷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下或有省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為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

公為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武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劒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令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為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

于滙池滙音泯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為鄭之滎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為非是

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為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覯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郎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羸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為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增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淺全素全澥溪即全淺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久非是）臻窐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纇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纇音耒纇或作頹）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筐

細碎無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絶人開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挟為或作屏棄所挟太師薨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遷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大或並作太歲中奏為司録參軍與一府政與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

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漢及于準謨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怨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此名對獄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因今按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中下云年若干今以晁本定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為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怨爭相告言五月漢準謨皆坐贓數千緡勑貸死流準謨春

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準謫以運糧使盜糧料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大赦天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今歸公歿比葬三

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為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作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遷中舍邪今按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説此志亦必是無未遷時作况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從之不必曲為之説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轢音櫪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康人謂孟詩韓筆故公

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已亥已或作乙考唐歷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走或作赴位或作泣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有於愈字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作尹且來

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長而愈騫〔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劌利傷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紩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掐音滔掐掐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掐搯〕神施鬼

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或作揉摋从閣杭南唐本云字林抹摋掃滅也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漢谷永傳末殺災異先生者曰開或作閒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作儕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下又或有以字溧音栗迎侍溧上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字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

（分司洛中與鄭善之餘慶以為判官）薦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內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為興元尹）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興元字）次于閿鄉（閿音聞詳見前卷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鄱郢皆在江南（鄱郢家湖州武康縣湖鄱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宗師）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侯字或無供祀字有侯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故事有易

名况士哉杭本無贊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作從非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幾道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爲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

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貿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寔其猗鄭氏注倚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

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　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子蘇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腹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欝欝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　河南洛陽人　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

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歷貞元閒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愈從其徒游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殁世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用晦畜於伯父氏郁始生而孫與朗育於伯父汜始微有知則好學問洛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閒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乃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人知制誥

臨一時（望或作迎）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或作妻）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晁本無奉禮至奏授十字）八朋遊茲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為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

相君以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為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月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内職十月改秘書少監即閑于郊謂屏居鄠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與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晁本有上五字本或繫於年四十下方並無年四十男子二人

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賛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絶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睾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令太常德與之女肩慶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令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肩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冢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冢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久或作友敢屬以銘銘曰

於右風褸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　今按上篇四言不應首句為三字此乃雜言或有此三字句也　褸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令或作命　今按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公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

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字或作月）凡子塗與其弟庚揆等（庚揆或作庚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熟眎然此恐當从杭本為正　今按方知古有張目字而必以杭本為正殊不可曉今从諸本）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有字）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

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元八年中進士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

爲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郿城太守卒葬河北謚

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

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複出縣君字）既葬孝

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

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團練使）授

恊律郎孝權始不痛絶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

元和初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媪負貰酒 媪音襖)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鮮還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立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

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

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遲音稺）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蓄說于邉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唐史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建中二年七月平盧淄青節度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為留後）指摘切刻

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懾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馬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説咨公以城守説或作況所與舊史合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以城降賊昌裔密計斬之當作擒為抗

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觧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翺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

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譴大何衛綰傳不孰何顏曰何即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非是今按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為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卧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

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禄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使或作便非是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羹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云慶夭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九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為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按元和姓纂晏三子長之玄次中立次中

行汪彦卑云王仲位本謂北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不下或有與字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别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或作貴作貫貫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黄金爊於刀切可餌以不死令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阨於革切塞也一作泥南

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啟為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啟為桂管監察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啟以罪降為太僕少卿使君攝其治歷三時吏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摠為嶺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

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

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鄭所幷陳之留邑秦幷天下以宗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郇或作詢君才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

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為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邑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閑語促促或作旦旦促如齪齪之促本或作娖娖閑或作閒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鄘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

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鄜為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令按歐公嘗疑此上有脫字不知晁氏以何本校也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從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或無不訴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事二字或但有事字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

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户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丞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疑必有脫誤或為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史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

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閭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遜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而）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義同三司檢校户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内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為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宗時擧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有曰字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恒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

賓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寳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甞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皆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

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窒義見二十五卷興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作何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史當作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居或作為衛或作御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改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尚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蓋

衙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从蜀本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卽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户部尚書𦲷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為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吏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敎或作務非是蓄財

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安入其地菑市耕牛鑄鎛釤鉏斸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釤大鐵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釤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初初切又仕葅切斸陟玉切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興或作愈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褎斜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褎谷南口曰褎北口曰斜選右界褎斜余遮切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

與音預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令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

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瞿方進傳無者為是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别出　蜀本汪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謚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逦巡遇述遷造或無逦字或無巡字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出下或有虎文

（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複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為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勸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時稱其

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賦平有司考覈群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死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躭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躭為鄭滑節度使辟珦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自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

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種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作宰）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

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揔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為非是銘曰

碣碣胡公碣丘竭切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儭軍或作運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兹有蘄或作歎守官駕部名昇已屈昇或作升已或作民

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

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苻堅謀主堅即偽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褒事姚泰爲黄門侍郎宣褒四世之孫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郿城郡公榮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綽）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城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倕　倕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皋字士繇天寶末安禄山爲河

北按察使表皐為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徵皐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大歷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音知或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

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辟德輿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户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賔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户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賔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德與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為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救于頓事之類是也作為非是維匡調娱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

不矜主已（矜或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露布或作布露）復拜太常（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勑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痼傷（痼或作痛）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

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歳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頔音迪顧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為上言曰（曰下或有于字）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寛詔上曰然公為善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遷恩王傅仍絕

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老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二字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煞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問下或有其字諸本侍作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德或作代按宰相表當作德宗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

瑤字大王服喪或作喪服或無来字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次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俟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以或作已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推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儺舉世莫疵人所憚爲或作焉公勇爲之其所

競馳公絶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絶作有按作絶乃與上文勇字相應今孰克知之

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

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蹤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

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

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頋公退齋戒坐小閤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髙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収功極熾而豈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媷詩以薅荼蓼薅奴豆切除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和三年正月受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數色阻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

蜀 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 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 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 方說非是 又明年平江東 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 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 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 致魏博貝衛澶相 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 澶音蟬 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 究或作窮 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

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杭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群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于或作於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

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幷為一談幷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不上或有固字曰光顔汝為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顔為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顔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顔郃陽左馮翊郃陽縣郃或作涇非是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

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即劒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

曰洪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

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

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

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

曰愬汝

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為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曰度惟汝予同汝下有一與字汝遂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寔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泰之衆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証而強引以从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

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揔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庚申予其臨門送汝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夫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其字顔胄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

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令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降下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或作帥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或作迴令按洄與史合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之於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並檢

校司空光顔封武威郡公重胤邠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或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溵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蔡州平策勲進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户而以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

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　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而圮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亂居河南者）四聖不宥（肅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

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公或作臣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及非是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弘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

大破賊黨於時曲 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顔奏拔陵雲柵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 勝或作遂又作翦 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入或作及復或作複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 書因晝夜頟頟注肆惡無休息頟與頟同 其壃千里 壃或作疆 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釋其或作釋于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

賜以緡布賜以或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令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令旰而起左飧右粥旰或作眂飧或作餐舊本皆作飧令按還予授子之粲兮傳云餐粲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憊收或作牧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令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執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

父而兄（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揚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揚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

舜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　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强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帛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

北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御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册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

疾為鮮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兹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秘閣本盲作䖟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戣傳先是奏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

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秖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畢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　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

退公遊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几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概若幽星之纚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概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上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具）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虵虵或作蜿蜒蜒享或作慕蜿音鴛蜒音延）闔廟旋艫（音盧）祥飆送颿（與帆同）旗纛旌麾飛揚晻

蕩鐃鼓嘲轟鬲管噭譟音叫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

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

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

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

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

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或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

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令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方以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顔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已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事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

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之子）能以為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子上或有二字）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

錢廪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釋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埤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竭切又音傑又音竭有師之尊羣聖嚴

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以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還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

池神而愈撰碑以寔以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因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巍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

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曰字令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泝而上下曰步令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

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没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

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作禍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

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圍字初誤刻作圍圓後鐫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

令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以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灊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録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閒録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𪚥策傳言江旁老人也 湘 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

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辭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當作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

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楬陽）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為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

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死字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

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潮州揭陽縣至本揭作揭音竭石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名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顧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或有州字上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仲舒爲連州司户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 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 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 左氏文十一年鄋瞞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 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隐士烈

烈字彥方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

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又有直字]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作人字]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

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為參謀（為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作硤友人楊憑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

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火上或有其字阻或作沮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遜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治之當不自愧窜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

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因之公至脱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逐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

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洄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愈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辭為華英辭為諸本作辭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或作聖遜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

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究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或作暘）坦之敞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于洪道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糈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饒謳或作謡）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

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髙

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

今按銘之卒章績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髙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一